

鲜绍堂 / 著

凝重

中国文史出版社

鲜绍堂 著

凝香

中国文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凝重 / 鲜绍堂著. —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
2015.8

ISBN 978 - 7 - 5034 - 6729 - 5

I. ①凝… II. ①鲜…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6273 号

凝重

著 者:鲜绍堂

责任编辑:窦忠如

封面设计:陈晓晴

出版发行:中国文史出版社

网 址:www.wenshipress.com

社 址:北京市西城区太平桥大街 23 号 邮编:100811

电 话:010 - 66173572 66168268 66192736(发行部)

传 真:010 - 66192703

印 装:北京毅峰迅捷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710 毫米 × 1000 毫米 1/16

印 张:32.5

字 数:566 千字

版 次:2015 年 9 月北京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40.00 元

文史版图书,版权所有,侵权必究。

文史版图书,印装错误可与发行部联系退换。



序

“爬格子”是人世间最艰辛的事，攀爬者有不少爬着爬着就没了，为了不步其后尘，我往往以逸待劳或随心所欲。这部小说从酝酿到完稿已近十个花开花落，本不打算发表，因为听文友说现在的国内出版社大都没润笔，付梓还得自费，然而余心总觉不甘。一个伟人的“中国梦”唤起了我的文学梦，于是便有了“扔颗石头试水深”的念头。

狮是林中王、鹰是空中主、鲨是海中霸，但比起仅两条腿的人来说统统显拙。人是动物圈的怪物，但怪到啥程度要看了我这部小说才有所感知。

小说的故事虚实参半，人物却大都有原形，它以余顺义、舒怡夫妇一家的悲欢离合为主线，以其五子的遭遇、情感生活、爱情为辅线，编织出不同的梦，折射出人性的真伪、善恶、美丑及建国以来整个社会发展的步履。

二〇一五年元月

CONTENTS 目录

序/1

第一章 童年/1

第二章 少年时代/20

第三章 难忘的岁月/39

第四章 人间悲剧/57

第五章 祸不单行/72

第六章 理发生涯/88

第七章 异乡寒夜曲/107

第八章 夏天里的冬天/125

第九章 永恒的爱/142

第十章 死吻/161

第十一章 走出低谷/178

第十二章 机遇/196

第十三章 苦与甜/214

第十四章	清浊难分/232
第十五章	善恶难辨/250
第十六章	情网、人网、天网/269
第十七章	祸起萧墙/287
第十八章	善恶终须报/306
第十九章	蟑螂/324
第二十章	狼狈为奸/341
第二十一章	较量/359
第二十二章	龙蛇竞技/377
第二十三章	爱拼才会赢/393
第二十四章	爱与恨/404
第二十五章	阴谋与阳谋/418
第二十六章	柳暗花明/433
第二十七章	人生如画/448
第二十八章	阳光下的阴影/469
第二十九章	恶徒的末日/482
第三十章	轰动/497
附录	关于鲜绍堂和他的长篇小说《凝重》/513

第一章 童年

“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把新陶换旧符。”王安石这首元日诗我们暂不说它的政治寓意，仅字面上讲它反映了那个时代除夕之夜的市井盛况，而我要讲的故事就在一九五四年的除夕拉开了序幕。

这个故事说的是重庆一家人，男的叫余顺义，女的叫舒怡，夫妻俩有五个儿子，除夕之夜一家人围坐在一张直径两米的八仙圆桌前吃团年饭。圆桌枣红锃亮，桌上除全鸡全鸭全鱼外，蒸烹煎炒样样俱全。不用说余顺义是一家之主，他满面春风同妻子聊天，这时他那个叫召良的小儿子伸手在桌上抓了一片卤牛肉正要入口，忽然“啪”的一声，两根筷子头打在小孩手背上：“没教养，你老汉难得在家团圆。”舒怡两眼瞪着他。

召良撅嘴：“我饿了。”

余顺义：“你打娃儿干啥，让他吃嘛！”

“还是老汉好，妈妈是个坏蛋！”召良说后做了个鬼脸。

舒怡这时才抬头看了看墙上那只马蹄钟，她情不自禁地笑了：“难怪小五叫饿，都七点了，大家动筷吧。”稍停，“吃完饭你们几个别忘了给你老汉拜年。”

召荣：“妈，怎么会呢。”他说后望着他爹：“老汉，今年您给我多少压岁钱？”他的弟弟召华也不冷场：“老汉说只要我考上了高中……”

“老汉，今年我满四岁，拜年你得给我四块钱了。”召良打断了他二哥的话，两只眼睛盯着他老汉。这时坐在他身边的三哥召富也开腔了：“老汉，我比五弟大六岁，你看着给哈。”他这话一出，即遭到舒怡的呵斥：“你老汉又不是财主，哪来那么多钱。他为了你们连新衣服都没舍得添一件。”

“娃儿他妈，大年三十的说这些干啥？”他说后将筷子放在碗上，“我说过的话，答应过你们的事全作数，你们几个现在只管吃好，喝好！”

“老汉从来都是说一是一，说二是二的。”召荣说后用筷子狠狠地夹了一叠香肠。

“我也信！”召富接话。

“老汉万岁！”召华脱口而出，随即用右手摸了摸分头。

舒怡笑：“人哪能活那么久岂不成乌龟了吗？”

余顺义：“你们妈真会嚼舌，老二只不过打个比喻嘛。”

一家人嘻嘻哈哈笑成一团。

余顺义一家住的是一幢大院，这院宅坐落在重庆临长江边一条名叫白象街的街尾。重庆著有巴国、恭州、渝州之称，简洁一点曾是两大名人：巴蔓子将军的故里；蒋介石的陪都。重庆物产丰富、人灵地杰，既称桥都、又称火城，嘉陵江、长江在朝天门嘴嘴合二为一直奔大海，东西南北皆有温泉环绕流淌，楼房新旧参差、土洋结合、依山而建、鳞次栉比。更值得一提的是重庆饮食名振华夏，帅哥扎堆，美女如云，重庆人重情重义、耿直豪爽早已驰名海内外。

余顺义就是一个地地道道的重庆人，青年时就在卢作孚先生的民生轮船公司当水手，由于水性好加之做事踏实，待人和气，公司逐年提升他从三副、二副、大副直至船长职位。由于工作之故余顺义长年累月在江上奔波，极少时间在家里过年，未料这年幸运之神对他网开一面他能不惬意吗？

余家大院的堂屋一盏200瓦的白炽灯将屋内照得通明。五个儿子依顺序给他和舒怡拜年，首先上前的是长子召荣，他眯着眼两手一合：“老爸，老妈，春节快乐，身体健康！”

余顺义将手上拿好的一张十元大钞给他。

这时召华尚未等他哥召荣退下便抢步向前：“二儿给两老人家拜年，祝双亲福如东海，寿比南山。”

余顺义在捏钱的手里挑了一张五元、两张二元的递给召华。召华接过却两眼望着他爸。

“老汉……”他欲言又止。

舒怡：“老二，你怎么啦？”

召华：“老汉说过只要我考上市里的高中便重奖我，如今我考上了市里最好的学校。”

余顺义：“有这回事，那就另奖你五元吧！”

召华高兴地接过钱把腰弯成了90度：“谢谢老汉，谢谢妈！”说后又情不自禁地摸了摸分头。

适时依次为的召富、召贵看到他二哥的熊态便忘其所以，直到舒怡呼叫才回过神来，两兄弟不约而同地上前：“给老汉、妈妈拜年，祝你们长寿！”这异口同声的贺词当然是老三老四事先就约好了的。最后一个拜年的便是夫妻俩最小的儿子召良了，他跑步上前跪倒在余顺义、舒怡面前，双手合拢叩头：“给亲爸、亲妈拜年，求求多给我点钱！”拜后双手一伸……

一家人都笑了，余顺义及舒怡各将五元纸币放在他的手掌上。召华见着急上前将召良扶起：“五弟，我的好弟弟，这么多钱哥哥给你保管起来好不好？”

召良撅嘴：“不好，我要给大哥买纸和笔，我要当画家、书法家。”

召华：“你把钱给我，我箱子里的小人书都给你看好吗？”

召良：“我不稀罕。”说后将钱递给召荣。

召荣接钱一脸笑：“五弟乖，我一定使你成为一个大画家、大书法家。”

余家大院虽不能同老舍笔下的老北京四合院比，但占地面积也有二百多平方米。一进宅院的大门便是前厅，厅右手面是一个面积约八十平方米的花园，左手面却有一间不大的房间，功能是供远客歇宿。顺着客房走二十来米就到了院宅的堂屋，堂屋的面积是花园的一半，靠右侧有两间各二十平方米的住房，顺着堂屋里走便是后厢，后厢除两间房外还有一个小角楼。

小角楼一直都是余召荣的书画间，但自从一九五四年春节后这书画间里便多出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召荣的五弟召良。这一日余召良又穿着对襟衫，头上用彩条扎着一个小纠纠缠坐在小板凳上听他大哥讲课。

召荣：“当一个书画家就得有书画家的样儿，吃的、穿的、用的，甚至站、坐都得与一般人不同。”他说完习惯地用右拇指按了按鼻子。

“那……大哥，画家、书法家吃些啥呢？”召良仰视召荣问。“当然也吃大米饭，但要吃得好，少吃多餐。”召荣顺口就答。

召良眨了眨眼睛：“大哥，我懂了，那我给妈说今后多买点肉来吃。”

“不能光吃肉，还要吃鱼、吃鸡、吃鸭。”召荣一本正经俨然一个科学家。召良听后点了点头：“大哥，当画家、书法家好安逸哟。”

召荣看着弟弟那张幼稚的脸忽然想起了什么：

“五弟，昨天画画没有？”

“画了。”召良说后拉开抽屉拿出几张画纸。

召荣一张张过目蓦地笑问：“五弟，你这是画的什么呀？”“萝卜噻。”召

良回答。

“萝卜咋会长在房顶上呢？”他望着一脸困惑的召良，忽然舒怡在楼下喊：“召荣，你的同学小潘来了！”“妈，你叫他进来噻！”召荣答道。

“哥哥，哪个小潘？”召良露出好奇的眼光。

“就是你叫他‘翻跟斗’的潘哥呀！”召荣说。

“是不是那天晚上同我一床睡觉的人？”召良仿佛想起来了。

“五弟的记性真好，就是他噻！”召荣说。

召良听后笑了：“我太喜欢他，你快叫他上楼来呀！”话音刚落便见潘金耿出现在楼梯前，他双手抱拳望着角楼上的召荣：“多日不见，仁兄近来可好？”

“好，好，老朋友不必拘礼，请快上来！”

“这是我五弟作的画，承蒙老友指点一二。”召荣说后将画页递给潘金耿，他翻了翻画页故作惊奇：“天才，天才，十足的天才耶！”

召良听后赶紧把茶杯递给潘金耿：“潘哥哥，这是刚泡的茶。”

潘金耿双手接过茶杯：“五弟真乖，聪明绝顶。俗话说‘马看蹄掌，人看从小’，我看过麻衣相书，五弟天庭饱满，气宇不凡，将来必是栋梁之才。”

召荣闻言脸露喜色：“老友真是出口成章。”潘金耿呷一口茶：“过奖，过奖，我潘某人岂敢班门弄斧，仁兄的口才谁比得上。”他说到这里搁盖碗茶杯：“仁兄最近作画没有？”

召荣：“昨夜开夜车临摹了悲鸿的几幅马画正想找你看看。”

潘金耿忽显激动：“那太好了，快快拿来让我饱饱眼福。”

召荣便从箱里拿出几张画笑着对潘金耿：“请仁兄提意见。”

潘金耿——看过然后伸出拇指：“真是先睹为快，仁兄临摹得惟妙惟肖，简直难辨真假，说句夸张的话比原画还赖看。”

召荣闻言即刻春风满面：“老友过奖了，请抽支烟。”随即对楼下喊：“妈，晚饭煮好没有？”

“晚饭已好了，就等田妈把卤菜买回来。”舒怡在楼下应道。

余家的堂屋也是饭厅，待田妈回来，舒怡早已摆好了碗筷，连召贵、召良在内吃晚饭的共计六人，未曾动筷潘金耿站了起来：“不知不觉又到了吃饭的时候，老在你们家吃饭真难为情。”

舒怡：“小潘你快坐下，这有啥难为情的嘛，你是召荣的同班同学，又是好朋友。”

召荣这时站起来：“这是我母亲的盛情，随茶便饭不必见外。”

潘金耿反而做出要走的样子，召贵看在眼里：“潘哥有事要走就让他走嘛。”潘金耿便离位，未料召良却扯住他的衣角：“我不要潘哥走，吃完饭我要听他讲故事。”顿时潘金耿两眼放光连说两个好字：“看五弟的面我就不走了，随意吃点。”说后坐了下来，众人相继入座，各取所需，唯有召良东张西望，潘金耿咽食馋相确是他无法理解的，一碗饭瞬间便化为乌有。看到这景象的桌上还有另一个人，那就是女主人舒怡。她见潘金耿饭碗见底便招呼：“小潘，把碗递过来我帮你添饭。”

潘金耿早就盼这类的话从召荣或他母亲口里说出来，他马上顺水推舟：“谢谢伯母，还是我自己来好了。”他边说边走近铁锅将饭盛满，然后用铁锅铲使劲压了压。

召荣：“潘兄，家里的菜虽然比不上馆子，但饭要吃饱哈。”

潘金耿：“召荣，馆子里的菜哪能同你妈做的菜比，伯母做的菜就像家母做的真入味，使我舍不得丢碗。”

舒怡：“听召荣说你母亲很贤惠、能干，只可惜……”

潘金耿：“可不，我老汉死得早，全靠我妈把我拉扯大，说句心里话，伯母很多地方就像家母。”说后眼眶充满了泪。

召荣：“妈，别提人家的伤心事好不好。”他说后便搁了碗，“老朋友慢慢吃，吃完饭和五弟一道到楼上来。”

余家长子召荣同潘金耿皆在重庆一所高中读书，但两人的状况就大不相同了：一个是船长的长子，相当于旧时的少爷；一个是单亲家庭的贫困子女，可两人却趣味相同，重庆有句俗话叫“牛皮打伙吹，茶钱各付各。”但对他俩来说就意外了，这晚潘金耿吃完饭便牵着召良上了小角楼同召荣畅谈起来。召良坐在一旁聚精会神地听他的哥哥和这个不速之客谈笑风生。他俩的谈话对召良来说简直就像坐飞机云里雾里的，但他觉得挺有趣，他哥哥手舞足蹈，而潘金耿却唾沫横飞；

召荣：“所谓天才，就是三分的天赋，七分的勤奋。”他话音刚落，便见潘金耿抱拳：“兄弟所见略同，就拿仁兄来说，学校的师生大都认为是天才，仁兄的画没说的，字也堪称一流，可就有人不那么认为。”

召荣：“谁？”“还有谁，颜格斯班主任呗。”

“他说啥？”召荣哪知道这是潘金耿有意在吊他的胃口，见召荣着急样，潘却不温不火。“他说你的字虽然流利但缺乏功底。”召荣听后“哼”了一声：“他的字有功底，颜不颜，柳不柳的，活像三脚猫。”他的话音一落，潘

金耿就愤然起来：“这个老屁眼虫明摆着就是嫉妒么！”他喝了口茶：“昔时廉颇妒蔺相如故意用车挡他的道，庞涓妒孙臆砍了他的脚，周郎妒孔明屡屡设谋加害，这些典故都是上了书的。”

召荣听到此点头称道：“老友精通历史，典故背得滚瓜烂熟，我真自愧不如矣！”

潘金耿稍作思索：“良禽择木而栖，贤士择主而从。我觉得仁兄是一个胸怀大志前途无量的人。”召荣听了急从衣包里掏烟递了一根给潘金耿：“把烟点起，你我慢慢吹。”说完划了根火柴将潘金耿的烟点燃，随后端杯呷了口茶：“潘兄的话真羞煞人矣，我余召荣算个球呀，文不能治国，武不能安邦，不过我这个人也有个优点就是爱交朋友。”“你说得太对了，同学好些都说你重义轻财，就像‘水浒’里的及时雨宋江。”潘奉承道。召荣笑了笑：“我哪能同宋公明比，助人为乐是应该的。”说后端茶猛呷了一口：“老友今后若有什么困难我定尽薄力。”

潘金耿眼睛一亮：“说到困难哈当然有点，不过我会尽量克服的。”

召荣当然能品出话的内涵：“你我兄弟用不着客套尽管说出来，看我不能为你分忧。”

潘金耿踌躇片刻：“其实也没啥，仁兄能否借点钱我买油盐柴米？”

召荣不假思索即从身上摸出一张十元面钞：“这是我家老头子过年给的压岁钱，你先拿去应急。”

潘金耿蓦然跪地叩头：“仁兄恩重如山，我潘金耿今生今世若不能报答，来世变牛变马还情。”

召荣：“老朋友，你的心意我领了，时候不早了你和五弟先睡吧。”他边说边把潘金耿扶了起来。

“你也要早点睡哈。”潘金耿边说边用手揩眼角的泪。

召良目睹这幕，幼小的心震撼了，十元钱便有如此的威力，让一个人跟另一个人下跪，而且泪流满面，而这个下跪的人是他打心眼里佩服的人，乃至上床后他仍在想这个问题，然而潘金耿的足臭使他不时不捂住鼻子，打鼾声更使他辗转难眠，他是啥时候睡着的，他不晓得，可当他醒来时天已大亮，而且人去楼空。他俯首下望见下楼的木梯已被抽掉……原来“楼梯方案”是召良的大哥与他妈共同策划的，目的是要断绝他与外面那些“没教养好的”“野娃儿”混的念头，可是四五岁的召良岂懂妈妈、哥哥的良苦用心呢？他情急生智爬上凳子将角楼里晒衣服的竹竿取下送下楼然后顺杆滑下。

余召良溜出余家院同邻居的小孩，冼万明（小豆子）、李彬彬等玩“斗

鸡”的游戏。蓦然洗万明捂着耳朵跑来气喘吁吁：“召良，快跑！”

召良如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怎么回事？”“弯弯把我们拿剃头刀砍甘蔗的事告诉了他老汉。”洗万明话还未说完，李剃头追上抓住召良用手使劲拧他的耳朵。

“李剃头，你发疯了噢。”召良大吼。

李剃头：“看你龟儿今后还偷不偷我的剃头刀子。”召良倔强地用手掐李剃头揪耳朵的手：“你不要脸，刀儿是弯弯给我的。”

李剃头：“她给你可没叫你去砍甘蔗噻，走，到你妈那里讲理去。”

召良：“去就去，你凭什么揪我耳朵？”话音刚落他母亲舒怡赶到，拿出一元钱塞给李剃头：“李师傅，娃儿小不懂事，这一元钱你拿去买把刀。”随即呵斥召良：“你太淘气了，还不给我滚回去！”

李剃头接过钱尴尬地说：“余太太，左邻右舍的那怎么好呢，其实小五这娃儿特招人喜欢的。”

召良被舒怡拧回家，母子俩走进堂屋，舒怡看着墙上的钟对召良说：“你大哥马上就要回来了，还不赶快上楼去。”

召良刚走两步转身对他妈：“我出去玩的事千万别给大哥说。”他走到楼梯前又回转身提醒他妈：“我上楼后求你把梯子放回原地哈。”

舒怡望着召良上楼梯摇了摇头：“你太顽皮了，我真拿你没办法。”就在这时召荣走进堂屋迫不及待：“妈，五弟呢？”

舒怡若无其事：“啥事把你急成这样？”

召荣：“听小豆子（洗万明）说刚才五弟被李剃头打了。”

舒怡：“小娃儿的话哪能信，他一直在楼上画画咧。”召荣听后喃喃自语：“真怪事。”他边叽咕边搭竹梯。

召荣爬上角楼见召良正专心致志地画画，他总觉得不放心：“李剃头欺负你了吗？”

召良放下手中的铅笔望着召荣，支吾：“没……有。”

忽然召荣看见了召良绯红的右耳：“还没有，耳朵都揪紫了。”召良听召荣这么一说，再也忍不住了，“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召荣安慰召良：“好弟弟别哭了，告诉我那狗日的为啥揪你？”召良用小手揩眼泪：“他说我偷他的剃头刀儿，我没有，那刀是弯弯给我的。”

召荣：“弯弯是哪个？”

召良：“就是剃头匠的女儿。”

召荣不听则罢，听后怒火骤升：“五弟，我们找他说理去！”舒怡见状拦

住召荣：“你少给我惹是生非的。”

召荣：“妈您不是常说的嘛，人善遭人欺，马善遭人骑，李剃头匠这种人欺软怕硬，这事若不给他点教训他今后还会这样干。”这时站一旁的女佣田妈也开口了：“余太太，那姓李的也太不像话了，平时老爷每次出船回来给他家带这带那什么也不收钱，他不看僧面也要看佛面嘛，你让大少爷去说说也好。”“你去给他讲理别惹事哈。”舒怡心里还是不安。一会儿功夫，召荣牵着召良便站在“李记理发店”厅前。召荣见李剃头坐在屋里轮椅上便喊道：“李师傅，请你出来一下好吗？”

李剃头：“余大少爷，我没有闲工夫与你啰嗦。”

召荣：“我是来同你讲理的，你别敬酒不吃吃罚酒。”李剃头听后立即在布袋里抓了一把剪刀冲出来：“老子就喜欢吃罚酒，难道我还怕你这个毛头小子不成。”

召荣：“姓李的，你一个大人欺负一个才四岁的娃儿好没有道理。”李剃头不觉得理亏反唇道：“谁叫他手脚不干净。”召荣听这话便怒从心头起。恶向胆边生：“日你妈，我看你浑身上下才不干净！”

李剃头也不示弱：“小杂种，我操你祖宗八代！”蓦地“啪！啪！”两声，召荣搥了李剃头两耳光，李剃头怒不可遏，立即挥剪朝召荣身上戳来。召荣东躲西闪趁隙抓住李剃头手腕夺过剪刀随即一扫腿将其绊倒在地，李剃头想翻身，说时迟那时快，召荣早已猛扑上去用双手猛卡其颈……可就在这时舒怡同田妈已经赶到，她俩把召荣拉了回去。鉴于召良顽皮的性格，舒怡便征得召荣的同意送他到一家私人办的学校读书。召良听说后高兴得一夜都不能入睡，第二天上午他和他妈找到了这所私立小学，出来接待他们的老师叫姜棣，五十来岁，身材偏瘦，一米六七的个子，戴一副深度眼镜，长脸。阔嘴边有几根山羊胡子，给人一个“煮不粑，煨不熟”的感觉。召良一见此人便想笑，可他妈对姜棣却十分恭敬：“姜老师，我娃儿虽未到读书年龄但挺顽皮，拜托您老严加管教。”姜棣捋了捋山羊胡，看了看召良：“你尽管放心，凡是我教出来的学生没有一个不规矩的。”

舒怡：“那太好了，姜老师今天我们就先回去了，明天来。”随即对召良说：“快给老师行个礼。”

召良点头：“老师再见！”

姜棣：“真是一个聪明的娃儿，别忘了明天早上八点前到校。”

第二天还不到八点钟，召良就被他妈妈送到了那所叫“孝义”的学校。学校只有两个班，大班和小班，凡够学龄的娃儿就读大班，不管你七岁还是

十三岁，反之就读小班，召良无疑分在小班，教室只有二十平方米，却有十来张课桌，召良同二十来个学生就坐在这间教室里了。

上午八点整，姜棣端着一盖碗茶走进了教室，他把茶碗搁在讲台上干咳了两声：“同学们，今天是开学的第一天，我要给你们说的话很多，但第一要讲的是礼貌。你们都是乖娃儿是祖国的花朵，你们要相互友爱，大的便是哥哥姐姐，小的便是弟弟妹妹，早上到校见着老师要说‘老师您早’，放学的时候要说‘再见’，回家见着家里人要问好。”召良开始还专心听着，不一会便东望望，西看看。就在这时一只甲虫飞到他的小桌子上，他捉住甲虫把它放进前排洗万明的脖子里。洗万明忽地“哎哟！”一声，全班同学面面相觑。洗万明的这一叫也把讲台上的姜棣惊了一下，不过他很快就回过神来，他板着那张长脸厉声道：“洗万明，你站到前面来！”

洗万明手捏着那只甲虫扭头看了召良一眼，一步步走到讲台前。姜棣将洗万明手中的甲虫扔出窗外严厉地说：“你不安心听讲还在课堂上怪叫，把双手摊开！”

洗万明委屈地说：“老师今后我不再叫了。”

姜棣：“刚开学你就捣蛋。”他边说边将讲台上的戒尺拿到手里，“同学们，今后谁在课堂上捣蛋就像他一样。”他说后挥动戒尺边打边唠叨：“黄荆棍出好人，不打不成才。”“哎哟，哎哟……”顿时，洗万明杀猪般的叫了起来。教室里的学生都被这忽如其来的情景惊呆了。就在这时召良站了起来：“老师，求你别打他了，那只甲虫是我放在他脖子上的。”召良的话犹如晴天霹雳在教室里炸开了，姜棣本意是想“杀一儆百”，哪知半路突然杀出一个程咬金，他气急败坏：“好！好！洗万明你回位子上去，余召良你马上给我过来！”召良即离座位踏着大步走到讲台。

姜棣：“你妈没说错，你果然顽皮得很。”他说后看着召良，“你用哪只手捉的甲虫？”

召良右手晃了一下：“这只。”

姜棣：“那你把它伸开！”“伸就伸！”召良说后果真把右手掌伸开，姜棣用戒尺使劲打了两下，召良没吱声，姜棣又猛打了几下，召良方把手缩了回去，泪眼望着姜棣，姜棣不忍再打，“你回座位上去吧，今后要安心听讲。”

这天放学的路上，召良便被小班的同学簇拥着，仿佛成了“孩儿王”。大家七嘴八舌声讨姜老师。

洗万明：“姜老头太可恶了，第一天就打我和召良。”

召良：“我看这个屁眼虫同李剃头一样坏。”

洗万明：“给你大哥说让他来教训这个老东西。”

召良：“那不得行，若让他知道这事会骂得我狗血淋头。”

这群天真活泼的儿童逐一回家，到白象街时只剩下召良、洗万明、李彬彬三人。由于召良家在街尾，待洗万明、李彬彬都进家门后，他才跨进了院子的门槛。一进大门他便见他二哥召华同一个女人坐在小花园的石凳上谈笑风生。召华这时已见召良进院即打招呼：“五弟，你过来。”

召良近前两眼凝视这个清秀文静的女人。

召华便主动给那个女人介绍：“龙老师，这是我家五弟召良。”龙清风打量了一下召良：“五弟模样俊秀、真叫人喜欢，叫啥呀？”“叫召良。”召华赶紧回答，随即对召良说：“五弟，还不快叫龙老师。”

召良：“龙老师您好！”

龙清风：“五弟懂礼貌，真聪明。”她说到这里忽见召良肩上挎的小书包便略显惊讶，“怎么，召华，你弟弟这么小就上学了？”

召华：“龙老师，我弟弟不是在市里正规学校上学，而是一家私立小学……”他说到此突转话题，“五弟，你快去堂屋看妈把饭煮好没有？”

召良：“好的，二哥今晚你要把小人书拿几本给我看哈。”他边说边往堂屋走，他前脚刚进堂屋便听见召华喊他，他回过头问：“二哥还有啥子事？”

召华：“给妈说叫田妈多做几个菜。龙老师答应在我家吃饭。”

重庆的夜是美丽的，不管是春夏还是秋冬，它的夜都有不同的韵味，正如苏轼对西湖的褒词“淡妆浓抹总相宜”；重庆的人则真诚可爱，尽管在五十年代人们的物质生活、精神生活都很欠缺，但大家对未来美丽的蓝图——共产主义的向往从未舍弃。那时候主城区的大街小巷呈现的是“原生态文明”，那时街巷里解手没有公厕连私厕也极少，可街头巷里却没有脏乱差的印象，家家户户都用一种低级瓷料烧制成的罐，俗称“尿罐”转运拉撒出来的粪便。因此清晨或傍晚“倒罐子”的吆喝声后，顷刻之间各户门前的罐影便消形匿迹……可白象街尾的余家院宅却是例外，因为在院里花园的右上角有一厕所，家人所产的废物全都利用在花园里了。

这夜街上收粪便的吆喝声刚停，舒怡、龙清风、召华、召良已分坐在堂屋的靠背椅上闲聊起来。

舒怡：“听召华说龙老师是个很有素质的人，不但国文讲得好还多才多艺。”

龙清风：“伯母过奖了，召华才多才多艺，我虽不是他的班主任但比他的班主任还了解他，他不仅字写得好而且吹拉弹唱样样出色。”

召良听到此插嘴：“龙老师，我大哥的字比他写得还好。”舒怡：“小娃儿多什么嘴，到楼上看书、画画去，不然你大哥回来又要挨骂。”

龙清风：“伯母，五弟能发表自己的见解是好事嘛，小孩不要管得太严以免束缚他的个性。”

召华：“妈，龙老师说得有道理哟。”大家正聊着，抹桌的田妈猛抬头见召荣进了大厅，她便对召良说：“五少爷，你大哥回来啦。”召良闻言便一溜烟的往后厢走。

适时，龙清风抬头看了看壁上的挂钟：“伯母，今晚我还得备课，感谢你老的盛情款待。”

舒怡：“说到哪儿去了，你有事也不好再留你，欢迎常来玩。”

龙清风起身：“一定、一定，只要有空我就来。”

召华起身：“妈，我送送龙老师一会儿就回来。”舒怡：“好，你快去快回。”

召华、龙清风刚走出堂屋便同召荣打了个照面。召华大概是为了讨好召荣，嗲声道：“大哥，妈今天做了不少菜，味道好极了，你快去吃。”

召荣“嗯”了一声，瞥了龙清风一眼，然后走进堂屋。召荣吃完饭便上了他的专用画室，他见召良正一心一意地作画：“五弟，你今天一张画都没有完成是咋回事？”他说后盯着召良，蓦地他见召良的手在往后缩，他猛将他的手拉了过来：“你的手怎么肿成这样了？”召良含泪不语。

召荣：“你今天又和谁各劣了？”

召良：“是学校的姜老师打的。”

召荣：“他为啥打你？”

召良：“他说我上课不用心听讲……”

召荣：“打得好，黄荆棍出好人。”稍停又说：“既然你的手不方便，今晚字就不写了，到楼下把脸脚洗了睡觉去，明天上学别迟到哈。”

重庆的早晨也是极其美好的，这美对那些在江边生活的人感受极深。天一亮街头巷尾便有了动感，阵阵江风拂面而来让人舒心悦意，卖豆浆油条、担担面、糯米团的摊饭店主不管张三李四店大店小人气都很旺，这点就充分证明五十年代新中国最值得骄傲的就是人多。人多好干事，人多好打美帝国主义，最后解放全人类。

舒怡送儿子召良上学怕他迟到便在“张记”店里买了两根油条。这两根油条仅花了三分钱，可谓货真价实，不像现在的油条启用廉价的地沟油烹炸而成。